

中 国 经 济 管 理 名 家 文 丛

高 小 勇 经 济 学 随 笔 集

经济学家：无知无畏的疯狂

J I N G J I X U E J I A

W U Z H I W U W E I D E

F E N G K U A N G

高小勇 著

中 国 经 济 管 理 名 家 文 丛

高 小 勇 经 济 学 随 笔 集

经济学家：无知无畏的疯狂

J I N G J I X U E J I A

W U Z H I W U W E I D E

F E N G K U A N G

高小勇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无知无畏的疯狂/高小勇著. —北京：朝华出版社，2004.11
(中国经济管理名家文丛)

ISBN 7-5054-1092-X

I. 经... II. 高...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14345号

经济学家：无知无畏的疯狂

作 者 高小勇

策划编辑 田 辉 张宏宇
联智传播/慕云五

责任编辑 张宏宇 马海宽

责任印制 赵 岭

封面设计 刘 科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35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68433188(总编室)
(010)68413840 68433213(发行部)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635×965毫米 1/16 字 数 213千字

印 张 18.5

版 次 2005年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版 别 平

书 号 ISBN 7-5054-1092-X/G·0525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经济学需要学吗？

——为小勇序

张五常

好些年前发表过一篇关于科学与艺术的文章，黄永玉欣赏。该文大意说，今天的艺术家不容易或不可以教数百年前的。科学呢？今天的一个物理博士，大有资格教阿基米德、伽利略、牛顿等人，虽然天赋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新的科学知识，前人不知道，可教也。但今天的艺术大师，怎可以教三百多年前的仓布兰特或百年前的赛尚怎样绘画呢？死者复生，昔日的艺术大师可与今天的交流、磋商、也可以互相影响，但说到教仓布兰特就会见笑天下。

理由简单不过。艺术论风格，讲感情，重视个人的纯真表达。这些可以互相影响，但不可以教。可教的是技术。但昔日的艺术大师，当然掌握了当时所知的技术。就算今天的技术工具不同，又怎样了？不要相信艺术工具今不如昔这种废话。除了一些制法失传的乐器——如提琴——一般的技术工具皆今胜昔。学书法，今天的文房四宝远胜北宋，但有谁可以教米芾书法呢？说笑罢了。几年前在莫扎特的故居见到他昔日常用的钢琴，样子可怜，购唱碟而听其音，与今天的琴音相去甚远，很奇怪

莫老兄做得出那样绝妙的音乐。今天有谁够胆教莫扎特音乐，请都站出来！

转谈经济吧。经济是一门科学，要遵守科学的方法。掌握个中理论可以解释世事。哲理上，经济与自然科学没有两样，不是表达感情的学问，与艺术很不相同。需要学吗？学校在教，学子甚众。同样，学校也教艺术，学子也众。有趣的问题是，一个今天平庸的物理学家可以教昔日的伽利略而有余，而区区在下那样了不起，可否教二百多年前的斯密呢？一些雕虫小技——例如边际分析——是可以的，但这些是技术上的小节，与经济学的内容扯不上多大关系。你闭上眼睛，胡乱选一个现代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然后委任五个德高望重的专家投票，排列这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与斯密，以经济学水平论高下，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不容易获得一票。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让我幻想一下，幻想斯密死而复生，今天要拜我为师。新潮经济学我不懂，但二十世纪的经济学主流，以马歇尔为首的新古典传统，横考直考我还可以拿一百分。这是大教授的资格了。好了，明天早上斯密要上课，二百多年的经济学发展他一无所知，我可以教他什么呢？我要怎样备课才对？

教自己认为掌握得最称意的需求定律吗？恐怕他回应：“需求定律我没有听过，但我写的《国富论》有哪一处违反了该定律呢？”教今天的学子认为我解释得最高明的成本概念吗？恐怕他回应：“是我发明的，为什么要教我？”真麻烦。好，就教他不可能知道的边际分析与等优曲线吧。殊不知教不到十多分钟，他睡着了！

无可奈何，我转为与斯密这位学生研讨，告诉他我证明了他的佃农理论是错了的。他点点头，说：“但是手头的资料误导了我，否则我可以想出正确的分析来。”最后还是交易费用引起了他的兴趣，但半个小时后是他教我，不是我教他。

斯密是二百多年前最伟大的经济学者，如果复生，今天可能还是。他不会看得懂今天方程式多于文字的经济学论著，也可能懒得学数学，但对世事的洞察力与经济解释的感受，我要拜他为师。然而斯氏当年没有受过经济学

教育，有的是受到休谟等同辈的影响，算不上是学过经济理论。他读书多，观察入微，天赋超凡，日思夜想，就写下了我今天还要跪下来的《国富论》。

跟着而来的李嘉图，是个富有商人，没有学过经济学，是他之幸，读过斯密的巨著。李氏自己的经济巨著，理论纵横，错的多，对的少，但重要的是他提供了一个分析经济整体的大模型，经过后人多番修改我们今天还在用。经济作为一门有系统的科学，起自李嘉图。再跟着而来的米尔，智商冠于人类，也没有正统的学过经济，据说他只花六个星期就完工的巨著，思想来去纵横，作学生时我读之再三，叹为观止。

不要误会，我不是劝今天的学子不要读经济。我自己的经济是学回来的。当年是个好学生，考试可以参加世界大赛。然而，当年学得的种种技术与理论，百分之九十以上今天不管用。得到多位高人亲传，我学得而又用得着的，是怎样看世界，怎样掌握理念，怎样判断轻重，与兴趣要向哪方面发展。复杂的理论学过很多，都用不着，用得着的都是简单的。如果天分比我高，你可以像科斯那样，完全不学复杂的理论。换言之，我从多位高人学得的，主要是一套有系统的经济思维。这套系统起自斯密，要体会，不容易白纸黑字的教，大学的正规课程没有提及。

成都高小勇要出版一本自己的文集，其中不少与经济有关，要求我写这个序。我见他读文学出身，没有学过经济，就想到“经济学需要学吗？”这个怪问题。小勇可能不知道方程式有左右之分，没有考虑过曲线是曲还是直，但奇怪地他显然掌握了那套有系统的经济思维。因此，他懂得怎样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世界。

无师自通，小勇编辑《经济学消息报》多年，发掘了不少经济散文写得好的青年。三年来熟读了我书分三卷的《经济解释》，难道等于李嘉图读了斯密的《国富论》？不会那样厉害吧。

经济学需要学吗？很难说。说过了，我自己的经济学是学回来的。虽然用得着的只是其中一小点，而大有用场的那套有系统的经济思维，是师友在课堂之外有意或无意间提点，或磋商，正规的大学课程找不到。我今天不能

肯定的，是如果当年没有学过那么多复杂但今天不管用的理论，我可能达不到以简单理念来掌握那套系统的境界。

简单说一句，经济学是一套系统看世界。以正规的大学课程作为学习的准则，经济学可以不学而达，也可以学而不达。学而达之的奇怪地不多见。

目 录

□ 经济学需要学吗？

——为小勇序 / 张五常

一、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学家的配置 3

无知无畏的疯狂 8

五常之谤 18

贞洁旗帜孤独飘

——细说“吴敬琏忧患” 50

直待长缨缚苍龙 59

“国退民进”之争：是生意还是学术？ 67

二、时评与文论

“非典”后果的一个视角 73

大面积停电：泄露 2003 中国经济走势 77

我们又在自废武功 81

走投无路的成本

——整治超载对中国经济影响的一个简单计算 90

恐怖之价 96

政府有价 102

政府的比较优势与执政能力 106

官吏有别 112

东北遥远 119

“北京大爷”与北京制造业 127

上海和浙江：孰优孰劣？ 131

我们应该感谢沃尔玛

——评张宏伟等的全国政协提案 136

江山非常贵，美人价更高 145

爱情：也是一个市场？ 149

中国的感情产出 155

美国尝试整肃婚姻秩序？ 159

日韩出兵可能带累中国 163

印度：中国独舞的终结者？ 168

北京网络餐桌案 182

三、制度、政治、思想、科学

官商同乐

——开中制度六百年祭 189

邓小平的遗产

——兼议中国政治文明想像空间 195

中国声色不露的政治文明建设 205

修宪评论 208

附：还是不修宪的时候 / 张五常

平平淡淡才是真 227

问苍生还是问鬼神？ 231

中国是否误读了科学 235

思想阵亡率（上） 240

思想阵亡率（中） 252

思想阵亡率（下）

——与谢作诗关于数学“帝国主义”的通信 266

—

| 经济学家 |

中国经济学家的配置

若干年了。

当时，我想就“中国经济学家们是如何在曲折的改革河流里沉浮的”这个题材写本书。在京咨询吴敬琏教授，回答是“太敏感了”。想来也是，于是作罢。旧事重提，是由于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邀我写专栏，编辑与我讨论又涉及到这个话题。

朋友樊纲总是尽力帮我，多年前就在我主持的报纸上开了个“均衡点”的专栏。记得有篇文章叫“皇冠上的明珠”。樊纲让我知道了一件事：有一句颇让天下经济学家自负骄傲的名言：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那颗明珠。

但中国现在的情形似乎是，经济学家失去了改革之初所享有的社会崇敬了。这大概跟社会资源分布上的不均衡有关。（不均衡的原因很复杂，有的可能是正常竞争所致，有的恰恰是缺乏竞争所致。）百姓对官员、老板等等有权有钱有势的人群是心情复杂的。在网络上我们可以真实感受到这种复杂的宣泄。我猜，被社会称做

“经济学家”的人决不是穷人，多少还有些权，比如话语权；多少有些势，比如影响力。无论怎么说，他们不是弱势群体，而是一个较特殊阶层。各种形式的财富仍是当今中国人不能承受之重，我想这是“经济学家”这个群体皇冠落地的一个原因吧。比如，他们面临的一个指控就是为利益集团说话。人们的观念里，经济学家应该代表的是公共利益，而人们察觉现实中的经济学家似乎并不完全如此行事。

我记忆清楚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是我国股票市场上发生的第一起收购案。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就在一家权威的中央报纸上为这宗收购案叫好，说了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知情人人都知道，他的亲属就在其中一家公司高层任职，而且他本人还在国家机关任职，并对当时的证券管理机构有着相当的影响力。按常识和常理应该回避，但事实则是这件让人大跌眼镜的事发生了。

另一件事是一家公司游说国家加强管制在华的外商零售企业，一些经济学家也应邀帮助宣传论证这家公司的爱国主义、操心国家经济安全、为国分忧。事情至此已经跟科学和事实没什么关系了，而只是为一利益集团的偏见和私利找理由了。（2002年我应邀为《商务周刊》写了《我们应该感谢沃尔玛》一文，专门评论过此事。后来采访我的《南方周末》记者就很幽默了，在文章发表时极不准确地引用了我的话，高深地判断我对此事的批评是“虚晃一枪”。我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可能是说，别人研究报告字多本厚，我几千字文章自然是“虚”的）。现在的情形似乎是，只要你经常感情丰沛提及弱者，满嘴国家民族公平正义，社会公众是很认同这类“经济学家”的。

但经济学家为某个利益集团服务，并不意味着道德上有什么缺点，也并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如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班子，要

么是一些愿意为民主党总统服务的经济学家，要么就是一些愿意为共和党总统服务的经济学家。美林、摩根这些大的投资公司都有为自己服务的经济学家和首席经济学家。我1994年去美国访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克维茨就不经意地说起自己还兼任着日本一家投资公司的副总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迪里阿尼干脆就为自己服务，我登门拜访时他正在跟自己聘请的经理和会计讨论生意。我想，和一些科学家用专业知识为某个企业或集团服务一样，经济学家用自己的知识为某个利益群体服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再说，人们并没有足够的理由认定，在道德上，一些自认为替公众利益代言的经济学家，就比那些为某个利益集团代言的同行更优越。有谁会认为，给国家做火箭的科学家会比为企业做软件工程的科学家有更好的人品？其实，我国不少口口声声自许为国家为民族、为公众利益为弱势群体讲话的所谓经济学家，他们的许多主张实际是有害他们所声称要服务的对象的。比如他们反对外商直接投资、主张法律规定最低工资标准、管制富人等等，对中国解决棘手的就业问题没起什么好的作用。

因此，我认为，根据代言或服务人数多寡、群体大小来区分和褒贬经济学家，理由并不正当。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为某个利益集团服务，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和一种道德缺陷；为公共利益代言和服务的经济学家也不一定就是圣人和社会良心。合理的评价是根据他们的服务方式。

经济学是一门事实科学，它的服务主要是根据专业知识，研究和发现某种约束条件可能导致某种因果关系，以供某个利益集团做趋利避害的选择。但我国的一些经济学家的服务并不是如此。其一是利用人们对学问和专业知识的尊重，为某个利益集团已有的和将做出的选择发表价值判断，这些价值判断往往与事实

无关，而是为利益集团的喜好而辩护和鼓噪；其二是用经济学语言宣讲信仰道德和他们认定的公共利益，圣洁而又蛮横，与原教旨主义者无二。事实分析在他们那里往往只是形式，甚至这个形式都不要。社会把他们当做“经济学家”，更多是从他们的供职单位、职称，以及嘴上挂有多少经济学名词来判认的。

科学的强项是发现和证明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就讲过，说好坏是非，做价值道德判断，科学家与普通人相比并没有什么优势，甚至还不如普通百姓。但有些遗憾的是，我做了十余年的经济学报纸，在我看来，似乎目前中国热心价值伦理道德的经济学家，还是大大多于关注事实的经济学家（我是照目前公众松弛的标准来使用“经济学家”这个称谓的）。也由此而恍悟，“五四”时期，那些人为什么要把“科学”这个词与“民主”并列；因为，我们传承有感情用事的民族性格。其实，对事实问题做价值和道德的宣传游说，从知识的角度看既不道德也无价值。

中国经济学家目前资源的配置和分布，跟知识和知识结构有关。掌握有一套处理事实间因果关系的知识工具的经济学家，处理起事实来，成本显然比只善价值好恶的经济学家来得低；而后者说善恶道德有比较优势。代价大小，成本高低，将经济学家也做了分工，使一些经济学家更关注事实和事实之间的关系，而另一些经济学家选择将资源更集中配置在伦理道德上。经济学家也是人，理性的人按自己的比较优势分工、选择资源配置方式，又有多少值得谴责的呢？只不过，这两方面似乎都有些过火，一些注重事实关系的学者，迷信数学能像在物理世界那样，在人的世界也能求出同样多的解，比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还要乐观许多；偏好议论善恶道德的人为了强调自己产品的差异性，就宣称为弱势群体说话，自己搞的是“穷人经济学”，事实上，哪有穷人的科

学和富人的科学之分呢？

中国经济学是继续张扬马寅初、顾准、孙冶方，直至今天还能在吴敬琏身上看到的英雄主义呢，还是像目前这样分工下去，常常以世俗化的面目示人？抑或只是弄清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呢？我以为，无论是为崇高的信仰，还是猥琐的私欲，其实都是伦理和价值的逻辑，是不可以拿科学来说事的，与事实的逻辑与科学没什么关系。

愿意地球是圆的，然而事实上它是椭圆的；愿意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事实上它很边缘化；西方科学思想从事实与价值的混乱中跋涉脱身出来，是经历了漫长路程的。从自己喜怒哀乐都与之紧紧联系的人的世界中，分清什么是愿望什么是事实，以及如何追求真的事实关系，应该说中国人有更长的路要走。而且，需要提高科学鉴赏力的，并不仅仅只是经济学家。

(原载 2004 年 2 月《瞭望东方周刊》)